

人力资本、政策获取与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

——基于浙江的调查¹

戚迪明，刘玉侠

【摘要】：基于浙江省返乡农民工创业试点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 logit 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政策获取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初始人力资本、是否获得政策支持与政策支持项数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人力资本通过政策获取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绩效；是否党员、创业年限等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也有显著正影响，而外出务工积累的人力资本、性别、婚姻状况、创业形式等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不大。并从发展农村教育，提升农业转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实施差别化的创业支持政策、提升返乡创业者政策获取能力等层面提出提升返乡创业者绩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政策支持、创业绩效、返乡农民工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减轻经济下行压力的现实需求下，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同时，随着经济转型，城市结构性失业、高昂的生活居住成本等对农民工的推力，与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改善对农民工的拉力此消彼长，使农民工的季节性返乡开始逐渐演变为一种永久性返乡现象，而返乡创业不仅能够帮助农民工解决自身就业和提高收入，同时可以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发展就是一部创业史，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下，引导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恰逢其时。同时，浙江以绿色发展为引领，美丽乡村建设、农家乐民宿经济和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也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了相应的机会。在发改委等部委发布的《关于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的通知》后，浙江共有庆元县、龙泉市、松阳县等 5 县市获批为该项工作的首批试点县市。试点以来，浙江省围绕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通过政策、平台联动，营造良好的双创生态环境，以期通过创业支持政策来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提升创业绩效。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首批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相应县市的调研，考察政策支持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涵义。

国外研究发现，政府政策对创业者的意愿和实际创业行为均有积极影响，优惠的税收政策、完善的信贷市场及其支持、创业培训课程及咨询服务都有助于促进创业以及提升创业绩效。^①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创业理论及实践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教育与创业关系的考察，国外学者对巴基斯坦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家庭成员受教育更多家庭创业的概率更高。国内考察政策支持对创业影响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农民创业领域。^②近几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进行考察，朱红根通过对 438 个江西省返乡农民工的调查，发现政策资源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有重要影响，同时，返乡农民工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创业年数等对创业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宁光杰和段乐乐通过广东和浙江两省数据，发现户籍和户籍隐含的公共服务政策都显著的促进了流动人口创业的概率，并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创业者的收入。^④赵德昭对 693 个返乡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实证发现获得政府资助和银行贷款的返乡农民工更易获得较高的创业绩效。^⑤

综上所述，现有成果围绕政府政策与创业之间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的研究空间与缝

¹本文是 2016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SH006）：《回流农民工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隙：多数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对创业者绩效有显著影响，但与一般创业者相比，返乡农民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其外出务工经历作为人力资本积累是否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二是当前讨论政策支持对创业的影响更多聚焦于创业意愿，探讨政策支持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实际绩效影响的定量分析相对较少。三是已有研究关注人力资本、政策支持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但鲜有研究三者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因此，本研究利用浙江省丽水、衢州等地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人力资本、政策获取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同时探讨人力资本、政策获取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而提出提升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2017年8月温州大学《回流农民工的社会作用与影响因素》课题组对浙江丽水、衢州地区的抽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确定调研的县、镇和村，进村以后采用雪球抽样的方式获得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样本^②，即在做完一名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调查后，由其推荐另一名符合条件的受访者。调查采用一对一问卷的方式，调研内容主要包括返乡创业者创业现状、创业政策认知与利用、创业绩效等情况，剔除部分关键变量缺失的问卷，最终获得245个有效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样本。

返乡创业者以男性为主，占样本总数的62%，这一比例高于外出务工者中女性的比例，说明相较于女性而言，男性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从返乡创业者年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18-36岁之间，所有样本的年龄均值为32.11岁，按照农民工实际的划分，返乡创业者的平均年龄均在新生代水平。与外出务工者相比，返乡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较高，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到样本总数的36%，高中与中专的比例达到35%。同样，返乡创业者中党员的比例也较高，达到12%，表明一部分返乡的创业者正逐步成为乡村治理中的精英，并获得体系内的认可。样本中的返乡创业者66%为已婚，这跟其所处的年龄阶段相一致，与其在创业中的家庭创业形式也相对应。

（二）变量选择

1. 因变量选择

^①Fonseca R. E., Entrepreneurship: Start-up and Employ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 45 (4-6), pp. 692-705. Blanchflower D. G., Self-employment in OECD Countries, *Labour Economics*, 2000, 7 (5), pp. 471-505. Cullen J. B., Gordon R H. Taxes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the U.S., NBER Working Paper, 2002. Black S. E., Strahan P. E., Entrepreneurship and Bank Credit Availability,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 (6) . pp. 2807-2833.

^②郑风田、孙 谨：《从生存到发展：论我国失地农民创业支持体系的构建》，《经济学家》2006年第1期。郭军盈：《中国农民创业的区域差异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06年第6期。赵西华、周曙东：《农民创业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威迪明等：《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沈阳市119户农民的微观数据》，《农业经济》2012年第1期。

^③朱红根、解春艳：《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4期。

^④宁光杰、段乐乐：《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与收入——户籍的作用及改革启示》，《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1期。

^⑤赵德昭：《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经济学家》2016年第7期。

^⑥本研究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界定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曾经离开家乡所在的县以外务工至少6个月及以上，二是已返回家乡1年及以上并且不再有外出意愿，三是正在创业阶段，创业具体包括一是注册成立公司（企业）？二是带头领办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新型经营组织；三是扩大种养殖规模；四是规模化的进行经济作物（动物）的种养殖；五是固定店铺的经营等。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从现有研究来看，对创业绩效的量化处理主要分为两种途径：一是以创业者年收入或者创业年限作为替代变量，来代表创业者的绩效^①，另一种是从财务指标、成长指标等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出来一个指标值来表示创业者的绩效水平^②。借鉴相关研究以及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实际情况，本研究也采用替代变量的方式，并分别从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两个层面来测度创业绩效：创业者主观视角的创业绩效，以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其当前创业现状的满意程度来表示，分别是 1 代表不满意，2 代表不太满意，3 代表一般，4 代表比较满意，5 代表非常满意；客观视角的创业绩效，以 2016 年经营收入与上一年相比的情况来表示，1 为降低 15%，2 为降低 0-15%，3 为持平、4 为增加 0-15%、5 为增加 15%以上。

2. 自变量选择

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变量是人力资本和政策获取，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而言其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初始人力资本和务工积累人力资本两部分，初始人力资本主要指其进入城市务工前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其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务工积累人力资本主要指外出务工者进入城市后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以务工期间换过几份工作^③来表示。对于政策获取的考察也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是否获得政策支持，1 代表获得过政策支持，0 代表未获得政策支持；二是获得政策支持的项数，取值在 0-7 之间。控制变量主要为返乡创业者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等）、创业特征（创业时间、创业形式等）等。变量的设置和定义如下表所示：

表 1 变量设置与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1, 女=0;	0.62	0.49
年龄	周岁;	32.11	7.84
受教育程度	1 小学及以上, 2 初中, 3 高中, 4 中专, 5 大专及以上	3.52	1.30
政治面貌	1 党员, 0 非党员	0.12	0.33
婚姻状况	1 已婚, 0 未婚 (离异、丧偶)	0.66	0.47
累计更换工作	份数;	2.31	2.02
创业时间	年	3.28	2.19
创业形式	1 团队, 0 个体	0.59	0.49
政策支持	1 获得支持, 0 未获得支持	0.79	0.41
政策资源	获得政策支持的项数	3.22	2.29

(三) 模型设定

1. 不同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首先要分析不同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

绩效的影响，由于创业绩效的量化采用创业者创业现状主观满意度和创业者 2016 年经营绩效较上一年的比较，上述两变量取值分别为 1、2、3、4、5，属于有序分类变量，因此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y_i^* = X_i\beta + \epsilon_i$$

上式中 y_i^* 为一个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可观测的变量为 M ，其取值有 1, 2, 3, 4, 5; y_i^* 线性依赖于解释变量 X_i ， β 为相应的待估参数， ϵ_i 为独立分布的随机变量。

2. 政策获取中介效应检验

在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以往研究较多采用 Baron 和 Kenny 提出的因果逐步回归的检验方法，^④温忠麟等将该方法进行总结，^⑤并提炼了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与步骤。除了该方法以外，运用较多的是 Zhao 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即 Bootstrap 方法，^⑥但由于该方法要求中介变量必须为连续变量，且因变量为多分类变量时，也无法实现操作，在本研究中中介变量政策获取为分类变量，同时因变量创业绩效也为多分类变量，无法采用 Bootstrap 方法。因此，本研究对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主要借鉴温忠麟等的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及说明如下：

$$Y = c_1 X + \epsilon_1 \quad (1)$$

$$M = a X + \epsilon_2 \quad (2)$$

$$Y = c_2 X + b M + \epsilon_3 \quad (3)$$

上述检验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第一步，系数 c_1 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继续进行检验，不显著则结束检验；第二步，若系数 a 、 b 都显著，则继续进行下一步检验，若有一个不显著，则根据第二步结果进行 Sobel 检验；第三步，检测系数是 c_2 否显著。

三、政策支持与创业绩效的描述分析

（一）创业特征与绩效描述

与浙江省乡村经济发展的类型相似，丽水、衢州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电子商务、旅游民宿与零售行业，符合调研地区重点打造的经济业态和主导产业。多数返乡农民工创业年限并不长，主要集中于 1-3 年和 3-6 年，创业的形式以个体创业为主，其比例占到样本总数的 58.86%。从创业绩效的主观满意度来看，对自身当前创业现状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达到 53.14%，远高于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 13.15%。同样，从创业的客观绩效来看，2016 年经营收入相较上一年增长 0-15% 和 15% 以上的分别占 32% 和 25.14%，较上一年出现营收下降的比例为 14.86%。上述数据表明，无论是主观绩效还是客观绩效，多数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良好。

（二）返乡农民工创业政策获取分析

返乡创业者中，有 20.57% 的受访者自创业以来没有获得过相应的政策支持，获得的创业支持政策主要为创业培训、创业园区和税收优惠，分别占比为 61.5%、50.6% 和 58.9%，获得 3 项和 4 项政策支持的创业者比例最高，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16.57% 和 16%。对创业政策支持力度表示非常大和比较大的比例为 32.57%。从创业者个体特征与创业政策利用的交互分析来看，年龄相对较轻、受教育程度较高、政治面貌是党员的创业者获得政策支持的项数较多；从创业特征与创业政策利用的交互分析来看，创业年限越长、团队创业者获得政策支持的项数较多。上述结果表明，多数返乡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获得了政策支持，但在不同

^④朱红根：《政策资源获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江西调查数据》，《财贸研究》2012 第 1 期。

^⑤黄洁等：《农村微型企业：创业者社会资本和初创企业绩效》，《中国农村经济》2010 年第 5 期。

^⑥务工期间换过几份工作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时间，也可以说明其工作经验的积累，因此，本研究以务工期间换过几份工作来代表农民工外出期间人力资本的积累。

^④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 pp. 1173-1182.

^⑤温忠麟：《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 年第 5 期。

^⑥Zhao X, Lynch J G, Chen Q. Reconsidering Baron and Kenny: Myths and Truths About Medi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0 (37), pp. 197-206.

的群体间创业政策的获得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 2 返乡农民工创业特征与创业绩效

创业特征	分类情况	频率 (%)	创业绩效	分类情况	频率 (%)
创业时间	1-3 年	45.86	主观满意度	非常满意	8.57
	3-6 年	41.12		比较满意	44.57
	6-9 年	6.46		一般	33.71
	9 年以上	6.56		不太满意	13.15
创业形式	个体创业	58.86	客观绩效	不满意	0
	团队创业	41.14		降低 15%	1.15
创业领域	电子商务	56		降低 0-15 %	13.71
	旅游民宿	17.71		持平	28
	零售行业	20		增加 0-15%	32
	其他	6.29		增加 15%	25.14

对政策支持与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进行交互分析，如下表所示：与未获得过政策支持的创业者相比，获得政策支持的对创业现状表示不太满意和一般的比例明显下降，而对创业现状表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明显上升；同样，与获得 0-3 项政策支持的创业者相比，获得 4-7 项政策支持的创业者表示不太满意和一般的较低，而对创业现状表示比较满意与非常满意的比例明显上升，通过卡方检验，也表明政策支持与创业者主观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政策支持与返乡农民工客观创业绩效也存在相同的显著差异。上述结果表明，获得过政策支持或政策支持项数越多，创业者的创业绩效越好，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需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来验证。

表 3 政策与主观创业绩效交互分析

		主观满意程度				
		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政策支持	是	0.0%	10.9%	31.9%	48.6%	8.7%
	否	0.0%	19.4%	41.1%	30.6%	8.3%
支持项数	0-3 项	0.0%	16.1%	34.4%	44.1%	5.40%
	4-7 项	0.0%	9.8%	32.9%	45.1%	12.2%

四、政策支持与创业绩效的计量分析

（一）不同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影响

根据前述分析，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由于创业绩效从主观满意度和客观经营绩效两个维度界定，分别作为因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4 所示：

从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来看，以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初始人力资本无论是主观满意度还是客观经营绩效均在 5%左右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越好；但通过务工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

虽然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其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该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不具有很好的解释作用。其原因可能是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所从事的专业与返乡后创业的领域较不一致，使得其在务工过程中所积累的工作技能和经验未能很好的转移到返乡后的创业工作中。

表 4 人力资本对创业绩效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主观满意度绩效		客观经营绩效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初始人力资本	0.2072**	0.1257**	0.1196*	0.0286**
积累人力资本	0.0263	0.0443	0.0008	0.0214
性别	-0.1694	-0.0999	-0.0038	-0.0239
年龄	0.0346	0.0305	0.035	0.0315
政治面貌	0.9254**	1.0393**	0.8941 *	1.0325**
婚姻状况	0.0994	0.1244	0.4707	0.4686
创业时间	0.0237**	0.0456**	0.0278*	0.0084*
创业形式	-0.5049	-0.5380**	-0.1079	-0.0822
政策支持	0.7007**		0.7915**	
支持项数		0.2477***		0.2201***

从政策支持变量来看，无论是主观绩效还是客观经营绩效，是否获得政策支持均在 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未获得政策支持的返乡农民工，获得过政策支持的创业者创业绩效更高。同样，政策获得的项数在 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获得政策支持项数越多，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越好。

从其他变量来看，政治面貌是否党员在 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说明相较于非党员而言，返乡农民工中的党员创业者创业绩效更好，其原因一是返乡农民工是党员，表明其综合素质较高，且创业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二是成为党员，较非党员更易获得创业支持政策的相关信息，使得其创业政策的获得能力更强。累计创业时间也在 5%或 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符号同样为正，说明返乡农民工创业时间越长，其创业绩效越好。

(二) 政策获取中介效应检验政策获取在人力资本、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中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第一步以因变量为创业绩效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创业绩效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与创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表明可以进行第二步检验；以政策获取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政策的获取有显著正向影响；以创业绩效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系数 b_1 和系数 c_2 分别在 10%和 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创业政策获取在“人力资本水平创业绩效”的正向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创业政策获取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中介效应占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总效应的比例为 $e=ab/c_1=0.2591$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浙江省丽水、衢州等政策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试点地区 245 份返乡创业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有序 Logit 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创业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有重要影响，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农民工是否党员、创业年限等因素对其创业绩效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一般认为，与农村未外出创业者相比，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技能、经验等优势，有助于其创业发展。但从研究结果

来看，外出务工期间所积累的技能、经验等人力资本并未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外出务工的就业领域与其返乡创业领域的匹配程度较低，外出所积累的技能经验未能很好地转化为创业的现实能力进而提升其创业绩效，因此，政府在引导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产业支持中要合理结合其外出时所就业领域，以便更好的发挥返乡者外出过程中积累的技能与经验。另外，返乡农民工的初始人力资本即受教育程度对创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发展农村教育，提升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于促进返乡创业绩效具有重要作用。

表 5 政策支持在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中的中介效应

	第一步因变量（创业绩效）		第二步因变量（政策获取）		第三步因变量（创业绩效）	
	coef	Std. Err	coef	Std. Err	coef	Std. Err
性别	-0.2233	0.2978	-0.4109	0.4111	-0.1868	0.2998
年龄	0.0305	0.0262	-0.0086	0.0326	0.0327	0.0265
政治面貌	0.9164**	0.4831	0.2773*	0.599	0.9399**	0.486
婚姻状况	0.0413	0.3795	0.6804	0.5697	0.0985	0.3827
创业时间	0.0446*	0.0782	0.0878*	0.0981	0.0293*	0.0787
创业形式	-0.4663	0.3089	0.0885	0.0527	-0.4887	0.3096
受教育程度	0.2463*	0.1517	0.0925**	0.0853	0.2067*	0.1545
政策获取					0.6899**	0.3663

第二，实证研究发现，是否获得过政策支持与获得政策支持的项数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创业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至关重要。为了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进程，政府仍需基于创业者主体需求提供差别化的创业支持政策，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解决好创业政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使返乡农民工能够尽可能多的获得相应的创业政策支持。

第三，政策获取能力影响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支持政策的获得，从回归结果来看，受教育程度、是否是党员以及创业时间对创业政策的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是党员以及创业时间越长的创业者获得政策支持的概率越高。对于政府而言，一方面要提升返乡创业者的支持政策获取能力，帮助更多的创业者了解创业政策信息并进而获得创业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对于不是党员、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初创者要进行重点扶持，以便使其能够获得政策支持，而且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对这部分人而言，创业政策的影响效应更大。

第四，返乡创业者是否党员、创业时间对返乡创业者的创业绩效有显著影响，创业者是党员、创业时间越长，其创业绩效也越好。此外，返乡农民工的男女性别、婚姻状况、创业形式等对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作者戚迪明，衢州学院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衢州 324000、刘玉侠，温州大学教授。温州 325035）